

人与自然丛书



# 神秘岛纪行

【法】 弗朗西斯·马齐埃尔 著

时波 ● 译

shenmi dao jixing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法】弗朗西斯·马齐埃尔 著  
时波 译

Shenmidao Jixing

---

神秘岛纪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中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纪行/(法)马齐埃尔著;时波译.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人与自然丛书)

ISBN 7-5424-0773-2

I. 神… II. ①马…②时… III. 太平洋岛屿—概  
况 IV. P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813 号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1-028 号

**神秘岛纪行**

|             |                                     |
|-------------|-------------------------------------|
| <b>作者</b>   | 【法】弗朗西斯·马齐埃尔 著 时波 译                 |
| <b>组稿编辑</b> | 王郁明                                 |
| <b>责任编辑</b> | 祁庭林                                 |
| <b>封面设计</b> | 何伟                                  |
| <b>版式设计</b> | 王郁明                                 |
| <b>出版</b>   |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
| <b>发行</b>   |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
| <b>经销</b>   | 各地新华书店                              |
| <b>印刷</b>   | 兰州人民印刷厂(兰州市西固中路 1046 号)             |
| <b>开本</b>   | 850mm×1168mm 1/32                   |
| <b>印张</b>   | 4.5                                 |
| <b>插页</b>   | 1                                   |
| <b>字数</b>   | 109 000                             |
| <b>版次</b>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b>印数</b>   | 1~3120                              |
| <b>书号</b>   | ISBN 7-5424-0773-2/P·26             |
| <b>定价</b>   | 6.80 元                              |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走向地心 ..... | (3)   |
| 历史传说 ..... | (12)  |
| 国王驾到 ..... | (28)  |
| 鸟人之谜 ..... | (49)  |
| 岛民生活 ..... | (58)  |
| 神秘石像 ..... | (71)  |
| 陌生种族 ..... | (90)  |
| 意外发现 ..... | (100) |
| 雕刻艺术 ..... | (119) |
| 告别孤岛 ..... | (129) |
| 附记 .....   | (136) |
| 鸣谢 .....   | (138) |
| 译后 .....   | (139) |

## 前 言

在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中，  
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寒风劲吹下，  
八百名孤岛余生者搏击狂风恶浪，  
威武如神秘岛上的巨大石像，  
雄壮如苍空中日月经天。  
他们悄悄地来到这个天涯海角，  
他们默默地死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就在海鸟也不愿前来栖息的地方，有一个世界上最偏僻最孤寂的弹丸小岛，人们把它叫做“马太吉代拉尼”，意思是说“翘望青天”。第一批航海探险家偶尔发现并登上“马太吉代拉尼”后，鸣枪庆祝，把小岛命名为“复活节岛”。

这块耸立在茫茫大洋之中的孤岛，怪石嶙峋，一片寂寞荒凉。它悄悄伫立在波涛间，无人过问，犹如早已默默死去。谁能担保，它不是另一个突然被洪水淹没的世界遗留下来的一点残迹呢？

在汹涌澎湃的巨浪年复一年地冲击洗刷下，神秘岛慢慢地失去了生机，惟有那遍布全岛的一尊尊石像依旧昂然屹立在原地，倾听着大海的呼吸，在月光下注视着潮起潮落的海水。岛上的居民逢人就会谈起他们的石像。

我们一行几人驾小船、破巨浪，登岛考察，悉心寻找石像的起源，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孤岛心房的搏动。我们请读者跟笔者一起到神秘岛做一番艰辛的旅行和探险。

我们不相信已有的考古成果，也不相信种族主义政府出版的人种志，因为我们深知，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吃尽了受人歧视的苦。

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像飞鸟一样，富有易感性和返祖遗传性，他们善于选择迁移的路线，有能力返回原来的居住点。这种记忆和能力是一个封闭世界得以生存的动力。

当宇宙飞船沿着地磁赤道穿过复活节岛的夜空时，当岛民们站在石头屋前默默地观看着这些飞行器时，他们心里一定明白，世界上还生活着“另一些人”。

## ● 走向地心

1962年11月22日,我们乘坐的船起锚开航,离开了法国,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海上旅行。

在一连160天的海上生活期间,我们同风浪搏斗,同浩淼无边的大海搏斗,也同自己搏斗。特别是漫长的黑夜更令人厌烦,我们利用这机会上了一堂天文学的课,学习了如何辨认星星。

我们乘坐的是一只双桅帆船,相当牢固,吃水面长16米,宽4.50米,总高度为20米,两个方帆,一台贝利埃特发动机。船上总共四男一女。此行成败,全决定于这五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虽人少力薄,但是有坚强的后盾,许多人为我们这次海上探险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我在本书结尾开列了他们的名单。

为了这次探险活动得以成行,我们曾做了四年的努力,恐怕还需两年的努力,这次探险才能取得成果。

此行的目的是登上复活节岛,深入的开展考古研究活动,作为这次探险的最后一站,我们还要经由玻利维亚的甘比尔群岛,爬上大洋洲的塔希提岛。

这次漫长的海上航行主要靠帆篷做动力工具,因为我们要通过大西洋上的水流和信风,研究鸟群从非洲出发,经亚马孙河口至南太平洋迁移的可能性。

复活节岛眼下属智利版图,它靠智利当局的一艘军舰提供给养。该舰每年去孤岛一次,在该岛杭加-罗阿港停泊10天。

我们惟一的办法是坐自己的船到复活节岛去,这样有利于我们自由地安排活动,因此我们不能选择军舰登岛的季节去孤岛。

我们的路线大体规定如下:从法国昂蒂布港出发,西行横穿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经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南美的巴西、圭亚那、小安的列斯群岛、库拉索岛、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海岸,从那以后,我们路经神奇的可可岛,直插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我们在1963年1月3日傍晚,在该群岛的达尔文港停航靠岸。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海狮的嘶鸣在岛边的崖石上发出回响,使我们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上一样寂寞。加拉帕戈斯群岛原先是一群火山,大洋淹没了山腰,山顶露出水面,成了人们常来探险的岛屿。

在崖壁上筑巢的成千上万只鸟只见到我们的探照灯后一哄而起,腾入空中,扑打着翅膀在大海上空飞舞,发出震耳的响声。

海狮、鲸鱼、企鹅、鬣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主人,这里是它们的世界。

这是一个充满谜的群岛,可惜的是我们在这里只能小住10天。我本想在这里做一次考古活动,但由于当地居民的不合作态度,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我们坚信,在太平洋上的考古活动定能在这里的岛屿上发现许多重要的痕迹,足以证明来自美洲的人在追赶西落的太阳途中曾到过这些孤岛。

巴拿马提供的情况说,考古学家们已在太平洋小岛上发掘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陶器。这个情况使我更加有意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多住几天。

遗憾的是,我们在1月13日上午8时30分就起锚离开了伊丽莎白湾,开始了驶向“地心”孤岛的漫长旅行。

我们恋恋不舍地将生活在船上多日的企鹅放入大海,怀着忧愁的思绪眼看着加拉帕戈斯火山群岛渐渐消失在视野外。那里的

鸟儿享受着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点自由。

水流推动着我们的双桅帆船，海水十分寒冷，一阵阵寒意向我们袭来，时而有巨大的鲸鱼从我们的帆船旁击水而过，卷起的白色浪花溅到我们甲板上。这些大海的主人在同我们捉迷藏。

我们一连数天在这股寒流中航行，数不清的金枪鱼竞相跃出水面，好像从画面上出人意料地射出的一只只长长的梭子。它们正在集体向遥远的土阿莫土群岛的水泻湖迁移而去。土阿莫土群岛之间有巨大的泻湖，以盛产金枪鱼遐迩闻名。当世界上爆发争夺金枪鱼的贸易战时，这个群岛成了西方世界注意的中心。

坐在甲板上观赏大洋的夜色，寒冷的海风叫人阵阵寒噤。可是，沉入夜雾中的海洋别有一番美丽的景色。我们的船乘着6级海风，坚定不移地朝目的地驶去。

我们在南十字星座的微光指引下，已经航行了19个黑夜。大海时而平静，时而咆哮；望不到边的滔天恶浪呼啸着向我们的帆船扑来，仿佛要将它抛入半空，然后将它埋葬在浪谷深处。我们必须随时掌握风向和气候，与排浪周旋，同狂风格斗，克服种种困难，渡过重重险情。一句话，这里决非是人们消遣散心的地方。如果要把我们在大海上度过的160个日日夜夜详细描绘一番的话，完全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

1月21日上午9时45分，洋面上骤然刮起强大的风，我们立即放下所有的帆篷，同罕见的风浪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2月2日晚上，船长宣布，“特皮托诺特赫努阿”——地心岛，即复活节岛——第二天拂晓就可以出现在视野里。听了他的话后，我们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竟忘记了我们生活在船上。

从航行角度来看，我们凭两张帆篷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到复活节岛仅用了19天时间，这是创记录的。这说明更为原始的木船若用更多的时间也能漂泊到复活节岛上。许多年前，南美洲西海岸的居民可能就是驾着木船在大洋上漂流数月才登上这个地心岛

的。

2月2日一整夜没有合眼，我们观察着天空，注意空中出现的第一批飞鸟，只要看见鸟，海岛就不远了。在海风轻拂的船舷上，海浪发出早已听惯了的撞击声，这时我们的思想早已插上翅膀，飞到陌生的地方去了。

东方海平线上渐渐染上了淡紫色。突然，地球似乎变得更加黑暗，据说这叫做黎明前的黑暗。

天空下起瓢泼大雨，前边隐约可见的陆地淹没在茫茫的雾气之中。大海吞没了那片被人遗忘的陆地，然而它是切实存在的，它巍然屹立在大洋之中。

曙光透过云层，照到了海岛的普瓦凯高原，显示出这高原的巨大轮廓。

巨大的崖岩高高耸立在海边，看上去足有300米高。在当初火山喷发这岩石还是岩浆的时候，由于地壳扭动，岩浆弯曲流淌，冷却时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因此海边悬崖都成扭曲状。海浪年复一年地永不疲倦地冲击着崖脚下的岩洞。

雨渐渐小了，大风吹来，细小的雨滴还未落到船上就被卷到空中。我们终于看清了这块披着神秘色彩的、孤寂的土地。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它的谜底。

到了崖壁下，我们发现海风没有固定的风向，在大风的旋涡中靠岸是凶多吉少的。我们放慢速度，沿小岛南岸边行边察看风向，伺机靠上岛岸。这个孤岛四周都被恶浪包围，巨大的水浪在悬崖上撞得粉碎，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淹没了来自岸上的岩洞中当地居民的呼喊声，那数百个岩洞仿佛是一尊尊巨崖的眼睛，日夜眺望着大，守卫着孤岛。复活节岛的地磁很不正常，但谁也弄不懂为什么这种现象只紊乱航船的罗盘，而对无线电波却毫无影响。

在宁静的白天，我们绕孤岛的海岸航行，岛上披着金色的阳光，海岸近在咫尺，但我们无法靠岸。

荒凉的岛上没有房屋，没有人影，只有一群群的野马和羊正在寻觅食物。

我们从拉诺科火山角附近驶过，旁边有三个小岛，无数只海鸟栖息其间。这三个小岛好像是架在巨浪中的桥，我们看见它们时隐时现，心中不由得一阵颤抖，我们的感情被恐惧的心理左右着。

在杭加—罗阿湾，风变得越来越小了，我们决定在这里靠岸。海湾里躺着几艘木船，岸上有几棵树……其余就是一片荒芜。

我们迅速而又小心谨慎地向岸边驶去。海风传来了陆地的气味。那上面一片宁静……这是星期日晨祷时的寂静：在复活节岛上，眼下正是做弥撒的时候，等开化了的人们做完祷告后再上岸也不迟。

这个地方离巴黎要绕半个地球，可是，如同任何一个小地方那样，复活节岛也有一面小旗和一座宽大的教堂。教堂四周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房屋。如果不是阳光普照和海浪拍岸的话，我们还以为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内陆山区度假村呢！

我们经过了漫长单调的航行，一个个早已筋疲力竭。刚看到这片神秘的土地，我们就感到无限的欣慰。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必须先去拜访该岛的军事长官、他的妻子、他的助手德国神甫，后者参加过1914年大战。另外，我们还需慰问驻守该岛的军人，是他们防止了现代思想意识对该岛的侵染。我们大家都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了多年来连做梦也想见到的小小世界——一个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世界。

这个寂静的岛屿对外界既寄予希望，又从不等待来自外界的船只。

海湾里有人在走动，最后终于驶出两条木船，迅速向我们迎了过来。木船上的人们轻捷地爬上我们的帆船，以波利尼西亚人特有的郑重的方式向我们致敬。他们手里拿着东西，因为很穷，他们想出售自己的土产品。当他们发现我的妻子是大洋洲的塔希提岛

人，又听说我们来自法国，打算在岛上生活数月时，他们欢呼起来，对我们十分殷勤。

按照本地人的建议，我们决定换一个地方靠岸，因为这里的海湾礁石四伏，十分危险。今天气候很好，我们跟着他们的木船沿海岸航行，转眼便来到杭加—皮科湾，在崖石脚下抛了锚。这里的景色特别，在两道黑色熔岸之间的狭长“走廊”上，人们凿出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里面停满了本地人的木船。熔岩附近有一群马正在啃着稀疏的野草，海风吹拂着它们脖子上的鬃毛。岸边几尊巨大的石像歪歪斜斜，破残剥落，仿佛在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而吃惊……

岸边熙熙攘攘，呼叫声传到了村子里和岩洞内，“帕斯古安”——外界对岛上居民的称呼——一齐走出家门，我们看到一群妇女儿童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拥来，有的还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向海岸奔来。我们顿时感到孤岛到处充满着生机。

复活节岛，多么美丽的岛啊！它好像秋色渐浓的爱尔兰。可是，这里的男男女女向我们投来的眼神却充满着凄凉忧愁：他们知道自己是囚在孤岛的笼中鸟。

“亚——奥拉讷——喔！（欢迎光临）”

岛民们用波利尼西亚人的方式郑重地欢迎我们。当大家知道我们来自法国后，竞相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并一一同我们拥抱。

几乎全岛的居民都来到我们跟前。我心里暗暗担心，为什么不见智利当局的代表。

本地人给我解释说，军事长官和神甫刚做完弥撒，眼下正在吃早饭。

我赶紧为妻子找了一个房间，好让她休息。所有的土著人争着接待我们，愿意给我们腾出房子来。这里的屋子虽十分简陋，但倒也有几分美感。在今后的9个月里，我们将生活在土著人之间，这是件令人陶醉的事。

刚到埃斯特文家，许多人都围了过来，帮我们干这干那。一边没完没了地向我妻子打听塔希提岛和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的情况，他们梦想到这些岛上去看看，就好像我们梦想得到自由一样。

承蒙土著人的殷勤好客，我们很快就安顿了下来，并搞到了马匹、大本营的给养，还雇了两名男子日夜守在我们的帆船上，因为24年来，智利当局始终未在岛上建设一个停泊船只的安全可靠的码头。我们怕大风和海浪把帆船冲走，断了我们的归途。

我们不久就拜访了该岛的军事长官和自称为“岛上国王”的可敬的神甫。

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欢迎。笑容可掬的军事长官是智利海军的少校军官，兼任复活节岛的总督。他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人盼望我们的到来已等了一年多时间。我向他解释说，乘坐一艘帆船，从欧洲越洋来到小岛，一路上遇到无数次的风浪，因此迟到几个月是正常的，在所难免的。

总督表示，看见我们十分高兴，他保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们提供一切帮助。不过他又立即提醒我们说，复活节岛的情况十分特殊，希望我们多加小心。他说道：“你们知道，复活节岛的处境特殊，尽管它属于智利领土，但它只受智利海军的管辖，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海军统治这个小岛。一切事务都由我决定，智利的其他部门无权过问。”

军事长官还告诉我，我们雇用当地人时，所付的价钱不能超出他规定的标准；我们每个人以及所雇的本地人都必须申请岛上的通行证；我们在岛上逗留期间，凡岛上发生偷羊事件都需由我负责；我必须正式声明将在岛上展开何种活动，并报告这些活动的目的；我们不能让本地人饮葡萄酒和白酒；我们不能让当地妇女到我们的船上去；我们的船每开航一次，都需事先报告军事长官；我们应同当地人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们都是小偷、撒谎老手……军事长官希望我们凡事跟神甫商量，他认识岛上所有的人，每个人的名

字都是他起的，他的爱好是考古。

啊，最后还有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军事长官迄今未收到我们来岛进行考古活动的申请，他要我重写一份。

“除了上述这些，我作为一岛之主还要告诉你，其余的事都好商量，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拉丁人。”

接下来，我们又做了一次长时间的闲谈，话题无非是他的国家智利。说实在的，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在南美洲，惟有智利才是白人的国家，那里已不再有印第安人。

这时，我奇怪地想起了火地最后一批印第安人！他们都已经悄悄地死绝了。

还有一个人必须造访。此人就是神甫，他远离尘世都市的喧闹，仿佛真是生活在上帝的身边。

教堂有一座水泥钟楼，上面耸立着水泥十字架。岛上最伟大的人物就安息在这里，也许他也是波利尼西亚最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名叫欧仁·埃罗德，他来自欧洲，曾在法国生活过一个时期。他把身心献给了上帝，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寂静的孤岛。他的精神依然存在。

欧仁·埃罗德是白人，他给这里的人带来了温暖。

我们拜谒了埃罗德的小小墓地，它伫立在夕阳中，旁边一块碑碣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复活节岛

信徒欧仁·埃罗德之墓

他从一个机械师

变成了一名上帝的信徒

他为上帝征服了复活节岛

安息吧

欧仁·埃罗德

欧仁·埃罗德离开人间已有一个世纪了，可是，在这百来年的

漫长岁月里，岛上仍是一片荒漠。

我们离开墓地，步入教堂。在一片肃穆宁静的气氛中，我们走进了一间堆满书籍的杂乱房间。神甫伸出双臂，睁大了炯炯发光的蓝眼睛，向我和我妻子迎了过来。

神甫讲一口标准的法语，但德国口音很重。他说道：

“承蒙光临，不胜荣幸！我十分喜爱法国。1914年那次大战期间，我在法国呆过两年，当时我住在鲁贝克斯，也到过比利时的勒芒，你们法国人叫鲁万，是吗？”

他的记忆力真叫我吃惊。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想起了那次大战中鲁万图书馆纵火案，因此脸上流露出了吃惊的尴尬神色。

“马齐埃尔先生，凡事请先同我打个招呼。我可以帮助你，我熟悉岛上的一切考古事宜。你们千万不要听信本地人，他们尽是一些骗子和小偷。”

“恕我直言，你在这里传教34年，竟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被人遗忘了的小岛上，有些事情是令人心酸的。渴望自由生活的波利尼西亚人被迫接受别人强加的法律：保持沉默，俯首贴耳。对于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罪行的人来说，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的遭遇是值得重视的。征服者的淫威在岛民们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后果是令人发指的，可是这些幸存的波利尼西亚人从不谈论这些。

蹲满石像的复活节岛的历史显然同这些影响和后果有关。然而我们对此尚一无所知。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不远万里，远涉重洋，登岛寻觅其历史起源和历史痕迹，但是都一一望洋兴叹，空手而归。复活节岛始终是个披着神秘薄纱的神秘岛。

## ● 历史传说

地心岛——神秘的复活节岛——是个凄凉的荒岛，在此有必要扼要介绍它的过去，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现在。

早在1686年，著名海盗达维斯就指出，在萨拉——伊——戈麦斯岛西南不远有一片陆地，但他没有证实自己的推测。只是到了1722年，指挥三艘荷兰军舰的舰队司令罗格文才发现了这个岛，为纪念发现该岛的前一天复活节这个神圣的日子，他给这个岛起了个名字叫复活节岛。

第一天，一名土著人来到了罗格文的舰船上，他得到了不少礼物。这样，大批土著人先后上船拜访罗格文司令。

据荷兰人说，这些人上船后顺手牵羊，偷了不少东西。

当天下午，荷兰人派出一个连的士兵上了岸。突然，岛上喊出一个拉开悲惨历史帷幕的喊声。

“开枪，不要错过机会！”

一批土著人应声倒在血泊里，第一个冒失上船的本地人同时死在弹雨里。

西方文明刻在复活节岛上的第一批脚印蓄满了土著人的鲜血。

在离去之前，罗格文率领的荷兰人发现了岛上的巨大石像，当时他们以为是用胶泥制成的，因此，这批愚蠢的家伙没有注意这些石像。

罗格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材料,不过这材料十分简单,连石像破碎和倒伏的情况都没有记下。

1769年,本第塞里公司的一位法国人指挥着圣让·巴蒂斯特号船来到了复活节岛,测定该岛处在南纬 $27^{\circ}30'$ 上。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次远征的文字材料。

1770年,秘鲁总督唐马努埃尔·德阿马特·德胡米安特担心法国人占领该岛,便抢先派菲利普·冈萨雷斯·德阿埃多指挥的战船和一艘三桅战舰进驻复活节岛。

在隆重的进岛仪式上,秘鲁人在普瓦凯高原的山丘上竖了三个十字架。土著人同秘鲁人签订了领地协议,当然,土著人当时没有文字,他们的代表在协议书上画了一只鸟——这是复活节岛的表意文字。这个细节十分重要,因为这表明,在当时盛行的表意文字。

一位军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岛上的情况,可惜的是我至今未曾找到这些文字。

1771年和1772年,秘鲁总督又先后派出两支远征队登岛考察,绘制详细地图。他们把复活节岛命名为圣卡洛斯岛。

这几次远征考察进行得很认真,登岛人员尊重当地人的风俗。要是能找到当时的详细文字材料的话,我们对该岛的历史就会了解得更全面。

又过了两年,土著人兴高采烈地欢迎前去冒险的科克船长。又是由于土著人上舰后偷了东西,科克船长用火药答谢了他们的热忱。

科克发现,岛上有大批巨大的石像,有的巍然屹立,有的倾卧于地。他的发现证明,那个时候岛上的艺术和宗教就处于衰落阶段了。

1786年,贝鲁斯伯爵率领法国远征队在复活节岛上停留了24小时。伯爵怀着18世纪西方人的文明思想,同岛上的居民进行了